

· 海外中国问题研究 ·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海外认知及评价^{*}

孙金玉

[摘 要] 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质生产力自提出以来，不仅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的热议，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海外各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内涵特征、价值意蕴、实践策略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旨在以传统生产力为基础实现生产力的质的跃升，形成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标志、以新技术新能源新业态为支撑的创新、绿色、先进生产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繁荣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全面研究把握海外关于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认知状况和理论图景，有助于拓展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视角，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理解，更有针对性地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习近平经济思想 新质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 海外中国研究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首次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①。2024 年 3 月，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新质生产力”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为深入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中国方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实践创新，又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创造。正如越南国会原主席王庭惠（Vuong Dinh Hue）所说：中国“确立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目标，是社会主义的创新之举，为越南提供了有益参考”^③。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质生产力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引发了热议，在海外也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分析海外对中国加快

^{*} 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阐释”（JJKH20240002SK）的阶段性成果。

^①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 年 9 月 10 日。

^②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开幕》，《人民日报》2024 年 3 月 6 日。

^③ 《习近平会见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惠》，《人民日报》2024 年 4 月 9 日。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认知，辨析蕴含于其中的认识理路及其误区，有助于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把握，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实践、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理解和认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一、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研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阶段、战略目标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新术语，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对于这样一个崭新命题，海外人士首先关注其“如何发生”“因何出场”“怎样形成”的生成逻辑。

新质生产力生成的理论逻辑。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学说，坚持并贯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产力思想，继承发扬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宝贵历史经验。海外人士普遍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角讨论新质生产力的出场。一方面，将新质生产力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概念。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术语革命，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的规律性探索不断深入、对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辩证关系的自觉性体认不断加深。2024年4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亚瑟·克罗伯（Arthur Kroeber）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一个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术语”，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政策方法”，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和理论的坚持^①。另一方面，认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通过批判性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紧密结合19世纪经济发展和共产主义运动实际，创立了科学的生产力理论，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规律。海外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结果。印度智库马诺哈尔·帕里卡尔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副研究员奥邦梅伦·贾米尔（Opangmeren Jamir）提出，“实施新质生产力有几个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创新’”，“即科技创新或革命性技术突破。这一思想内嵌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技术”在推动历史变革中的关键作用^②。

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时间逻辑。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生产力变革跃升史。无论是农业时代的手工生产，还是工业时代的机器生产，抑或信息时代的数字生产，都印证并遵循着生产力

① Arthur R. Kroeber, “Unleash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hina’s Strategy for Technology-led Growth”,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unleashing-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chinas-strategy-for-technology-led-growth/>.

② Opangmeren Jami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ttps://idsa.in/idsacomments/Chinas-Economic-Growth-and-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OJamir-010824>.

发展与社会进步相伴相生的时间逻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向同行，与新时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海外人士认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时间线索主要体现在四个关键节点上。一是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巴基斯坦智库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泽赫拉·扎伊迪（Zehra Zaidi）指出，“在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推动下，中国成为全球经济格局中创新和进步的动力源”，这一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 年考察中国东北黑龙江省时首次提出的”^①。这意味着，新时代新征程的东北全面振兴不能完全依赖过去的“老办法”“老经验”，而必须更加注重科技赋能、转型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提供了方向指引。二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五年规划（计划）的编制实施见证了中国产业体系发展的大趋势大逻辑。从“六五”计划重点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十一五”规划大范围支持资本密集型产业，到“十四五”规划着重突出量子信息、未来网络等高端科学技术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出场契合“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政策向高精尖、前沿、可持续方向进军的战略逻辑。2024 年 3 月，《新兴尼泊尔报》的报道称，2024 年是中国实施“十四五”规划（2021—2025）的重要一年，由现代化的“新质生产力”加速推动“十四五”规划实施，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优先事项^②。三是 2024 年全国“两会”召开。2024 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和《政府工作报告》等反复提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引起海外舆论高度关注。斯德哥尔摩南亚和印太事务中心主任加甘纳特·潘达（Jagannath Panda）教授从解读“两会”角度讨论了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背景，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在 3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谈到了发展战略能力和‘新质生产力’”^③。四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2024 年 7 月 15 日至 18 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海外评论把“三中全会”描述为“传统上与重大经济改革相关的五年一度的重要会议”，并基于对这一会议及《决定》的关注，围绕新质生产力展开讨论，认为“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支持全面创新”“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举措^④。

新质生产力生成的现实逻辑。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多重风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海外舆论

① Zehra Zaidi, “Unlocking China’s Economic Potenti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ttps://matrixmag.com/unlocking-chinas-economic-potential-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

② Muhammad Zamir Assadi,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Bolster Chinese Economy”, <https://risingnepaldaily.com/news/39853>.

③ Julie Yu-Wen Chen, Jagannath Panda, and Richard Ghiasy, “Positive Paranoia: Chinese Interpretations of Indo-Pacific Geopolitics”, <https://www.isdp.eu/wp-content/uploads/2024/05/ISDP-Focus-Asia-China-final-7-May.pdf>.

④ Anika Patel, “Q & A: What China’s Push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eans for Climate Action”, <https://www.carbonbrief.org/qa-what-chinas-push-for-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means-for-climate-action/>.

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创造性提出，回应了当前全球经济繁荣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回答和解决的诸多难题。首先，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国际贸易发展挑战的积极回应。近年来，伴随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变动，美西方加紧对中国的“经济围堵”“贸易封锁”，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对经济发展质量与韧性的需求越来越大。新质生产力的出场回应了这一需求。智库组织外交洞察集团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阿萨夫·努尔（Muhammad Asif Noor）认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西方‘脱钩’带来的新挑战的战略回应。其目的是通过现代化和自力更生来促进经济增长，以应对外部压力和贸易紧张局势”^①。其次，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难题的集中攻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推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变。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仍然存在，亟待以新质生产力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最后，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深沉思考。由于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东北期间正式提出的，很多海外学者从东北经济发展角度认识其出场的现实逻辑。

综上，海外有关新质生产力生成逻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理论渊源、历史背景、现实境遇三个维度。在理论逻辑上，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的“术语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时间逻辑上，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契合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2024年全国“两会”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等关键时间节点，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在现实逻辑上，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旨在回应国际贸易发展挑战、攻克国内经济发展难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观照。

二、内涵特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创新、绿色、先进生产力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深刻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涵，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②。围绕这一重要论断，海外人士主要从显著标志、基本特征、关键要素三个维度讨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① Muhammad Asif Noor, “Two Sessions 2024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ttps://equilibriumglobal.com/two-sessions-2024-and-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

②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视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标志。生产率是生产活动的投入和产出比，内在包括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指代产出与单一要素投入比，后者则意味着产出与综合要素（资本、劳动、能源等要素的组合）投入之比^①。马克思在《1863—1865 年经济学手稿》中揭示，生产要素不仅包括“土地所有权、刀子、剪子、纱锭、棉花、谷物”等“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还包括“雇佣劳动”^②。以全要素生产率评判生产活动质量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观点。海外人士普遍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显著标志。一方面，关于新质生产力何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海外人士认为，经由科技解放而形成的新质生产力，较之旧式生产力可以创造更高的生产能力。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将技术和创新融入制造业”，特别是“人工智能、工程生物学、下一代通信技术、半导体和量子技术”等，从而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具有“高效能”的先进生产力^③。另一方面，关于新质生产力提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现实成就，海外人士予以客观评价。例如，一篇题为《释放中国经济潜力：新质生产力》的文章就指出，中国所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根本要义在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手段”，“特点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④。

以高质量发展框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⑤，内在需要以新的生产力理论为指导；同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又可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支撑。海外人士认为，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目的在于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所蕴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赋予新质生产力以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特征。其一，新质生产力是创新生产力。科技创新是生产力更迭演变的关键驱动力，经由革命性科技突破形成的新质生产力具有鲜明的创新特征。海外学者普遍肯定创新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前提性意义，认为中国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鲜明的科技创新意蕴。印度金达尔全球大学教授阿维纳什·戈德博尔（Avinash Godbole）声称，“由于高科技创新和制造业转型的需要，‘技术’和‘技术的’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共出现 65 次”，2024 年中国政府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点领域就是新质生产力”^⑥。其二，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

① 参见《如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https://www.stats.gov.cn/zs/tjws/tjjc/202301/t20230101_1903711.html。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77 页。

③ Zongshuai Fan, “China’s Emerging Industrial Vision: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ttps://www.ciip.group.cam.ac.uk/reports-and-articles/chinas-emerging-industrial-vision/>.

④ Zehra Zaidi, “Unlocking China’s Economic Potenti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ttps://matrixmag.com/unlocking-chinas-economic-potential-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28 页。

⑥ Avinash Godbole, “After The NPC: Where Does China Go from Here?”, <https://isdpl.eu/wp-content/uploads/2024/03/Blog-18-Godbole2.pdf>.

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① 不同于资本主义征服自然、竭泽而渔的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致力于推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对此海外人士普遍予以积极正面评价。2024 年 3 月，《纽约时报》发文称，“中国的新质生产力理念是通过在高科技和清洁能源方面，以及在研发方面的强劲支出来刺激创新和增长”^②。政治学专家丽贝卡·阿尔赛萨蒂（Rebecca Arcesati）的报告提及，“算力是‘新质生产力’之一。政府人士呼吁资源共享和协作调度，以在不过度增加能源消耗的情况下提高效率”^③。其三，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海外人士正确认识到新质生产力背后“中国寻求的不仅仅是增长，而是更好的增长，是质量而非数量”^④ 的经济发展理念，充分肯定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特质，提出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构想“旨在引导中国摆脱传统增长模式，走向以先进生产力和可持续发展定义的未来”^⑤。

把新技术、新能源、新业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由于对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变革性作用，新质生产力具有许多新颖要素。海外人士侧重聚焦和关注如下三种新质生产力要素。首先，聚焦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要素。技术是生产力的关键要素，颠覆性、革命性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驱动力。因而，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被理解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技术要素。对此有海外人士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家目标，重点在于建设更多装配大量机器人和其他自动化设备的工厂”^⑥。其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能源要素。区别于传统生产力对消耗自然能源或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降低传统能源消耗，释放新能源的生产潜能。海外关注到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新能源要素，有研究认为，“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可再生能源产品”是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⑦。最后，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业态要素。生产力变革催生了经济发展的新行业形态，引发了业态更新。在此意义上，新质生产力不仅伴随技术与能源革命，还与智能经济、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共生。有海外人士认为，“人们期待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技术创新。‘大的’‘智能的’‘云端的’

①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 年第 11 期。

② Keith Bradsher, “China’s Plan to Spur Growth: A New Slogan for Building Factories”, <https://www.nytimes.com/2024/03/24/business/china-development-forum-economy.html>.

③ Rebecca Arcesati, “China’s AI Development Model in An Era of Technological Deglobalization”, <https://www.merics.org/en/report/chinas-ai-development-model-era-technological-deglobalization>.

④ Opanghmeren Jami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ttps://idsa.in/idsacomment/Chinas-Economic-Growth-and-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OJamir-010824>.

⑤ Muhammad Asif Noor, “Two Sessions 2024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ttps://equilibriumglobal.com/two-sessions-2024-and-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

⑥ Keith Bradsher, “China Reaches Record Trade Surplus, Raising Alarm Abroad”, <https://www.nytimes.com/2024/07/12/business/china-trade-surplus-record.html>.

⑦ Avinash Godbole, “After The NPC: Where Does China Go from Here?”, <https://isdpl.eu/wp-content/uploads/2024/03/Blog-18-Godbole2.pdf>.

‘移动的’工具将深刻改变传统经济形态”^①。

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海外讨论集中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标志、基本特征、关键要素三方面。在形成标志上，海外普遍认为由于生产力革命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显著标志；在基本特征上，海外尤其关注高质量发展要求赋予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绿色、先进特征；在关键要素上，海外普遍指认新质生产力与元宇宙等新技术、锂离子电池等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新业态有关。

三、价值评价：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图与中国的大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内在秉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理论自觉，科学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新方案，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总体来看，海外人士从积极、正面角度认识和评价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蕴。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海外人士普遍认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战略回应。《亚洲时报》等媒体相继发文，称新质生产力“将把亚洲最大经济体推向高端市场”，“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答案”^②；“‘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词之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③。另一方面，海外各界认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再次促进和释放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缺陷。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黯淡，世界面临严峻的发展赤字，呼唤新的生产力发展理论和模式。一是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呼唤更具包容性的生产力发展方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出显著且广泛的放缓”^④。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应对金融危机等经济冲击。如同海外研究所认为的，“危机周期性地导致先前积累的生产力遭到破坏，从而产生用新的生产力来填补空缺的需要和可能

① Muhammad Zamir Assadi,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Bolster Chinese Economy”, <https://risingnepaldaily.com/news/39853>.

② William Pesek, “China’s Big Bet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ttps://asiatimes.com/2024/04/chinas-big-bet-on-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

③ Nakiyimba Gloria, “China Reforms Promot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ttps://capitalradio.co.ug/news/2024-07-30-china-reform-promotes-new-quality-productivity/>.

④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eady but Slow: Resilience Amid Divergence*, Washington, D. 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blication Services, 2024, p. 65.

性。新的生产力体现了新的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创新的成果，因而具有更高的质量”^①。二是劳动者的解放和发展需求，呼唤更具人本性的生产力发展方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终极旨归在于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海外讨论关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劳动者的意义，认为其有利于劳动者的自身解放。例如，土耳其学者埃森·恰利（Ecem Çali）指出，“员工可以从新的生产力中获益，但此种优势的发挥有赖于两个条件：人们必须意识到这些优势，以及必须实现这些优势”^②。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层弊端的破除，呼唤更具超越性的生产力发展方案。在阐释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图时，海外研究援引了“邓小平 1992 年的谈话”，提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更多的计划还是更多的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认为这一谈话体现了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内在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③。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繁荣。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胸怀天下的情怀和视野，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一方面，中国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大生机与活力。2024 年 3 月，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实现了非凡经济增长和转型，体现了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国致力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应该得到尊重。相信中国将实现自身发展目标，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融合”^④。另一方面，中国提出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方案，为其他国家提供重要参照。2024 年 9 月，南非外交机构的一篇报道声称，“中国在‘新质生产力’愿景的倡导下，站在了全球转型的前沿。这一理念涵盖了高科技产业、绿色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制造业，不仅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发展轨迹，也为非洲国家加快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机遇”，“在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将中国的‘新质生产力’融入非洲发展战略，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充分释放非洲大陆的潜力”^⑤。国际社会期待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综上，海外人士普遍积极看待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意蕴，认为其有效弥补传统生产力动能放缓问题，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填补周期性商业危机下旧有生产力破

① E. Ahmet Tonak and Sungur Savran, “The World in Economic Depression: A Marxist Analysis of Crisis Notebook No. 4”,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notebook-4-economic-crisis/>.

② Ecem Çali,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 Study on Drone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Sector*,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2023, p. 42.

③ Mei Gechlik, “Key Talks in 1992, Court Cases in 2024,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ttps://sinotalks.com/inbrief/202408-english-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google_vignette.

④ 《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人民日报》2024 年 3 月 28 日。

⑤ Kirtan Bhana,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 Catalyst for Africa’s Transformation and Global Equilibrium”, <https://thediplomaticsociety.co.za/4645-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a-catalyst-for-africas-transformation-and-global-equilibrium>.

坏产生的空缺，优化人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互动协作，破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层弊端，从而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缺陷；充分观照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局势与挑战，对全球经济增长繁荣具有积极影响。

四、实践观照：由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过渡的长期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①。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跨越式进程，必须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生产力的质的跃升。围绕这一跃升的实践策略，海外观点大体集中在方法论探讨与具体路径提出上。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论原则。以何种方法论原则审视新质生产力发展，映射出海外认识新质生产力的致思理路与方法策略。一方面，海外人士关注新旧生产力转换过程的长期性。有学者认为，“目前，由于数字技术系统的优势尚未得到充分证明，因此将新的生产力与旧有系统力量进行比较的过程尚未完成”^②。2024 年 7 月，路透社的一篇报道援引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个系统项目”，“需要历史耐心”的观点^③。换言之，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过渡将是一个长期性的历史过程，发展新质生产力绝不等于忽视、放弃传统生产力。另一方面，关注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密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遵循的基本方法论之一。海外有评论认为：“中国政府吸引外资和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意愿，表明其致力于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来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领导，这已成为其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重要因素。”^④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旨在冲破对“他者”生产力发展模式的依附，积极主动探索更适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道路。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路径。如何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海外人士主要从如下四重维度探索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路径。第一，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海外已有研究关注此问题，提出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在生产关系层面设想建立的是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大学、国家实验室、企业”

① 冯华、吴月辉、谷业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民日报》2024 年 3 月 6 日。

② Vyacheslav Makedon, Olha Mykhailenko and Olena Dzyad, “Modification of Valu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tructur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urope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Issues*, Vol. 31, No. 1, 2023.

③ “China’s ‘New Productive Forces’ Need Government, Market Efforts: Vice Premier”,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chinas-new-productive-forces-need-government-market-efforts-vice-premier-2024-07-30/>.

④ Muhammad Zamir Assadi,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Bolster Chinese Economy”, <https://risingnepaldaily.com/news/39853>.

在内^①。此外，海外学者认为，“从‘新质生产力’中获益将取决于几个因素。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中国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深度结构性改革”^②。第二，促进和鼓励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与关键要素。海外研究认为促进和鼓励科技创新是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式，提出“中国有效刺激和提高经济生产力的方法是通过战略孵化和产业选拔来鼓励和促进内生创新”^③。第三，构建配套的人才培养体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型劳动者。随着“科技－人才－教育”的“三位一体”联动效应在现代社会愈发凸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不断探索新质人才培养方案、建设新型教育体系。乌克兰学者斯维特拉纳·多修科（Svitlana Dotsiuk）认为，“新质生产力（设备、技术、新职业）的需求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发展”^④。国际知名作家小圣胡安（E. San Juan Jr.）指出：“伴随新质生产力（交通、通信、广告）的采用和扁平化的竞争平台，公共教育的收编策略和经营观念慢慢发生变化。”^⑤第四，借鉴域外有益探索和经验。海外在讨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时，还提及了其他国家发展新的、先进的、优质的生产力的模式和经验。

海外在讨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策略时，大体聚焦方法论原则和具体路径两方面。在方法论原则上，海外主要围绕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过渡的长期性展开讨论，并关注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在具体路径上，海外人士则从生产关系、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域外经验等维度形成了诸多新颖视角，为中国把握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一定参照。

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不断凸显，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期待愈发深入。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质生产力一经提出便受到海外关注。总体来说，海外人士聚焦“为什么”的生成逻辑，“是什么”的内涵特征，“带来什么”的价值意蕴，“要做什么”的实践策略，认为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旨在以传统生产力为基础实现生产力的质的跃升，形成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① David Monyae,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ttps://theafrican.co.za/featured/chinas-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06f51b2f-d277-4fb5-a334-8b5180b9f373/>.

② Opanghmeren Jami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ttps://idsa.in/idsacomments/Chinas-Economic-Growth-and-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OJamir-010824>.

③ Alexandra Jingsi NI, *A Systematic Re-Examination of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n A Multi-Polarizing World*, University of Turku, 2024, p. 76.

④ Svitlana Dotsiuk, “Entrepreneurship as A Ba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of The Economy”, *Green, Blue and Digital Economy Journal*, Vol. 4, No. 2, 2023.

⑤ E. San Juan Jr., “Interrogating Neocolonial Education: Critical Pedagogy Contra Neoliberal Schooling”, *Aguipo Global South Journal*, Vol. 2, 2023.

为标志、以新技术新能源新业态为支撑的创新、绿色、先进生产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繁荣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海外关于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讨论总体上呈现积极发展态势。一方面，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在研究主体上，目前海外有关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讨论主体广泛，以美国、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涵盖专家学者、政界人士、媒体记者等人员，包括大学、智库、媒体等组织和机构。在研究视域上，相关讨论的学科背景较为丰富，主要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既关切与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直接相关的科技创新、生态保护等议题，还呈现出许多交叉领域、跨国界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评价的声音和态度愈发正向。伴随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日益彰显，越来越多海外人士倾向于客观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理念，充分肯定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这从侧面凸显出国际社会对一种区别于西方的生产力发展新理论新模式的期待。

当然，在海外关于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讨论中也存在值得注意的认识误区。一是以片面解读代替系统分析。海外新质生产力讨论具有突出的碎片化特征，不同学者和政客往往聚焦新质生产力的某一维度展开分析，忽视相关问题之间的复杂联动，从而难以形成对新质生产力的系统、整体、全面理解。二是用西方框架解释中国特色。部分讨论仍然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以“威权主义”“精英主义”为解释框架。由于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局限，此类讨论难免偏颇，无法准确解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之举的内在逻辑和价值旨归。三是泛政治化理解中国理论与实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大国博弈态势日趋紧张，中西意识形态斗争也更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仍有少部分人士对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持有意识形态偏见，曲解甚至污蔑中国发展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战略。这些误读将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和认同，给世界舆论场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带来误导。

通观海外讨论的整体图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明智之举、应有之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指南，更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了新的机遇与中国方案。海外讨论启示我们，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立足中国实际、把握经济规律，着力练好“内功”，也要在面向世界、促进中外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故事。要围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讲清楚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讲明白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图和世界意义，澄清和批驳各种错误认知，为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长期有利的外部环境。

（孙金玉系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2020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林 文〕